

心灵火花

一棵不被定义的树

■祁刚

我的学习史是一场与数学的“斗争史”。这场斗争带来的后遗症甚至一直延续到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。

我的数学差到怎样的程度呢?从小学到初中就没有冲出过倒数前10名。我们那个年代,小学和初中最见的应用题是甲从A地到B地与乙相遇,出水管、进水管问题。高二前,我没能解答出以上任何一道应用题。我害怕上数学课,担心被老师喊起来提问或到黑板上演算,做不出来题目的总是我。我通常只能诚惶诚恐、手足无措地“挂”在黑板上,在老师的批评声中,在同学们的哄堂大笑中,茫然地听着老师纠正我的低级错误。

然而,我的语文和英语又特别好,从初中起,这两门学科的成绩基本都稳定在年级前三名。我的作文不仅常常被语文老师作为班级范文,还常被贴在学校橱窗里展出。就这样,在语文与英语课堂,我是全班瞩目的榜样;而在数学课堂,我像一只大白兔在大街上溜达的老鼠。

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高中,靠着语文英语成绩的“拉拽”,即使在数学离及格尚远的情况下,我勉强考上了县中。我的高一数学成绩一直稳定在倒数前三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高一下学期的期末考试。

作为一个离黄冈很近的县中,我们高一期末考试是与黄冈中学进行联考

的。黄冈的数学试题很难,大家考完后分数都不好看,而我的分数更糟糕:只考了8分。这个全班唯一的个位数成绩让人羞愧了,老师报出我这个倒数第一的成绩时,教室里又是一片哄堂大笑。强烈的羞耻感抽打着我的心。我开始思考,别人和我一样的脑袋两只手,是同样的老师在教,为什么我的数学就这样不如人?与其在嘲笑中过日子,不如拼一把,如果付出全部的努力还是学不好数学,我才会认命!所谓知耻而后勇,大概便是如此吧。

下定决心,就要付出行动。幸运的是,那年的暑期选科分班,我遇到了一位优秀的数学老师——林兴华老师。刚上林老师的课时只觉得他讲得很生动,但生动归生动,我大多听不懂。我就用最笨的功夫,把林老师讲解习题过程的所有内容都记下来,然后课后逐步逐步地分析消化,遇到不能理解的,我就向周边同学请教。后来我慢慢就能弄懂一些题目了。

除了课堂听讲,我还大量地做练习。我从书本课后练习开始做起,和对课堂记下来的试题一样,每道题都一定要搞懂搞透,绝不一知半解轻轻放过。曾国藩说,要“结硬寨,打呆仗”,我就把这句话写在所有的数学资料上,时刻提醒自己。

我的座位在第一排,每天晚上自习课我都要做一份额外的习题训练,做完

之后朝后一看,教室里往往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回家后,利用洗脚、上厕所的时间,我会对照答案将我做错的题认真分析一遍,往往上床睡觉时已经过了凌晨1点。第二天一早我常常又是第一个走进教室。我现在还记得每个冬季学期,我进教室的时候天都是黑的,上学的路上月亮未落,鸡鸣不断,路上落着厚厚一层霜,街上行走的除了我,只有挑担进城的卖菜人。

像这样苦学的人不只有我,还有我高三时的同桌陈涛,一个常年只吃得咸菜的苦孩子。他家住在小别山里,他父亲来看他的时候,用草绳当裤腰带系在自己穿的破棉袄上,以防漏风。他父亲来是给他送营养品的,所谓的营养品就是一搪瓷缸咸炒黄豆。陈涛住校,每晚在宿舍厕所昏黄的灯光下“借光”,早晨天不亮就到教室,教室里同学来一半的时候他便到学校后山坡的小亭子里背书,风雨无阻。后来高考他是我们班第一名,被北大录取。

当时,班主任给我的鼓励是:努力考进本省一般大专,如果运气再好点也许可以考进重点大专。在1998年大专录取率不超过25%的前提下,班主任的期许对于我而言,责任重大,使命光荣。

那时候高考一结束,在分数出来前就填志愿。我填写了重点大专和一般本科志愿栏,重点大学一栏想都不敢想。可在好友杨可君的鼓励下,在递交志愿书的最后一刻,我填上了安徽师范

大学和安徽大学。

我是在睡梦中被好友摇醒的,早晨8点杨可君就从学校跑来我家告诉我,我的分数超过了重点本科线45分。我认定他在跟我开玩笑,直到班主任打来电话,我才相信这是真的。1998年高考,我的语文英语发挥稳定,我本以为只能过及格线的数学,居然考了104分!在我12年的学习史上,数学首次取得了三位数的突破。就这样,一个被认定只能考进一般大专的学生成为黑马,考进了重点本科,被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。

多年以后再回首这段学习历程,我深深地觉得高考带给我的收获远远不止分数,它还有更重要的精神财富,这些财富让我受益至今。

它让我懂得,一个人不能被轻易定义。数学不行、读书不行、考试不行,这都是一种定义。有句话说得好,“如果你决心要,就一定能够做到;如果你只是想要,那往往就会错过了”。如果你决心要撕毁这些被定义的标签,实实在在地付出行动,就一定会活出你想要的样子。它让我懂得,做人就要长成一棵树,向下扎根,向上生长,开出独一无二的花。像树那样低调务实,向泥土深处扎根,默默夯实基础;像树一样积极进取,内心强大、经得起挫折。无论压住你的是藤蔓、块垒还是磐石,都要顶碎、冲破它,即使只有一道缝隙,也要把它撕成天幕,将自己雄伟美丽的树冠伸向蓝天。

感怀

儿时渔趣

■刘明礼

我虽出生在干旱少雨的华北平原,可记忆里的家乡,并不像现在这样缺水。村东不远处有条小河,是源于山西滹沱河的一个支流;村北则有个人工开挖的沟渠,与该河相通。每到汛期或灌溉季节,河里会放水;而村边东、西、北三个方向,还各有一个数丈深的大坑,是村里人祖祖辈辈取土筑房形成的,雨季也会存水,因此就成了水塘。尤其村北那个大坑,雨水大的年头甚至终年不干,坑边长满了茂密的芦苇。

有水,也就有了鱼。于是逮鱼戏水,成为我童年里最常做的事。那时候的男孩子,几乎没有“早鸭子”,我更早早地学会了扎猛子、打扑腾。

春暖花开,麦苗返青。此时,滹沱河上游的水库开始放水。得到消息的村民们,像迎接一场盛事般地呼朋唤友,纷纷跑到河边去看水。河道两旁,排兵布阵似地站满了看水的人群。人们叽叽喳喳,不时扭转头南望着,恨不能“望穿秋水”。

忽然,远处隐约传来风一般的啸声,且愈来愈近、愈来愈大。不知是谁什么时候已骑上河边的大树,只听他兴奋地高呼一声:“水来啦!”人群一下子齐刷刷地探身扭头望去,果然就看到了白花花的浪尖,人们不约而同地哄哄地大喊起来:“水来啦!水来啦!”这时,只见人群中闪出一个壮汉,抬着拉网跑进水道,在水头前瞬间拉起一张大网,每端三四个小伙子拉着。水流浩浩荡荡,急速地从眼前滚过,挟着哗哗的水声,裹着逼人的寒气。随着水流变宽,河水开始缓缓流淌。几名穿着水衣的男子仰脖喝下几口烈酒,趁着酒劲趟入齐腰深的水中,顺着网纲开始摸鱼,摸到一条便奋力甩上岸。一条大鱼在沙地上翻腾着,引得围观人群发出一阵阵的欢呼……随后的日子里,河边每天都会有人撒网捕鱼,家家户户都闻到了鱼香。

夏天到了,北方进入了雨季。几场大雨过后,村边的大坑里灌满了水,和地势低洼的高粱地连成一片。没几日,人们惊喜地发现高粱地里长出了小鱼,这里也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中午吃完冷汤,大人们午休了,我们这帮孩子便从家里溜出来,当然会顺手带上家里的铁丝筛子和笊篱等一应物件。钻进高粱地,先看哪一片有小鱼,合力围好泥堰,然后开始淘水,用筛子、笊篱捞鱼,运气好的话一晌午能捞到半斤八两的。

村北大坑差不多常年有水,不光鱼多,个头也大,也就成了我们捉鱼的主要地方。记得有一年,村里在村北大坑里放了鱼苗。没承想第二年雨水特别大,连续几场大雨过后,居然和旁边不远的一处小水塘连了坑。有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到那个小塘里去洗澡,一阵扑腾,这时藏在水里的鱼们受不了,一条条扑楞楞地跃出水面。我手疾眼快,顺手就抓到了一条。那条白鲢有二斤来重,大尾巴用力地甩动着,啪啪地拍打着我的胸脯,我死死抵住它的腮才没有脱手。这时闻迅赶来了好多村民,一阵翻江倒海就把鱼给捉完了。而我最终也只摸到了这一条。当时的情境,至今仍多次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随着我慢慢长大,家乡的水越来越少了。滹沱河干了,宽阔的河道变成了庄稼地;村东的小河,也变成了一段一段的,不再有水;村北的人工渠,则早已消失,成了一代人的记忆;而村边的大坑,几被残砖碎瓦填平。

这几年,国家启动了生态修复工程,滹沱河又重现了往日的光景。回老家每次从滹沱河大桥上经过,都会看到有人在这里钓鱼。撒网。波光粼粼的水面,让人感慨万千,心意绵绵。

诗苑 摘英

返璞归真

■陈赫

背一袋意象,提一卷铺盖
不管有没有礼物可以带回去
余下的,就交给日落

买一张车票,洗三个苹果
不管有没有座位可以安然入睡
余下的,就交给火车

听一首歌曲,看一段风景
不管有没有耳朵可以有幸赏析
余下的,就交给旅途

抱一抱黑夜,尝一尝泪水
不管有没有亲人,在站台等候
我的“晚风深可没膝”
指向北方——

进入九月后,我的怪癖就出来了

具体表现为
提到家的时候,就收拾行李
说起故乡,就双腿
直立行走

人生行板

如何开口

■何远

大舅家原来住在海安沙岗,后来又搬到泰县泰宇。20世纪70年代,大舅逢年过节一般不来我家,每到深秋初冬他都会来一次,住上三五天。大舅那时五十多了,硬短发,黑白夹杂,古铜色的脸庞,额头满是皱纹,一双大手也很粗糙。他的双眼有些浑浊,说话时会凝视着你,不知道是为了看清楚你,还是为了让你记住他的话。

因为父亲外出工作的关系,家里平时没有壮劳力,妈妈就会请大舅来帮忙做点活。一是把家前屋后的树木修剪一下,既有利于树木生长,修剪下的树枝劈好晾干还可以作为冬季柴火。二是为猪圈编两席草帘,挂在圈门上冬天挡寒。一般舅舅忙他的,不说话。放学后或星期天我会在一旁陪着,也不说话。

一天,大舅问我:“你哥哥在部队上做什么?”我答:“在部队修械所。”大舅又说:“在炊事班好。”我心想如果在部队入党、提干,或学点技术,转业或退伍后还可以奔个好前程。而大舅定定地看着我,顿了好一会儿说:“可以吃得饱饭。”

后来,大舅老了,不怎么来,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兄偶尔会来。我妈当然知道他的来意,想请我爸帮他介绍个工作。大表兄三十多岁,来了也不说话,转到屋后,只是发呆,喊他才回来吃饭。妈妈叹息,这样如何找事做!

大舅家的表姐来过一两次,她是盲人,她的儿子就是她的向导。那天我见一个孩子牵着一个女子向我家走来。但在一百米步外停下,女子从携带的包袱里取出一条裤子加在罩裤外,然后大舅喊妈妈,我妈应声出来,见到他们母子,喜出望外,拉着表姐问长问短,又夸小侄孙可爱。过后,我告诉妈妈表姐临门加上新裤子一事,妈妈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新加的裤子怕是借的,穿脏了人家不好。我又说那小孩吃相不好。妈妈对我噘着脸,解释说,盲人又看不见,怎么管教?”

上世纪70年代末,已经不常来的大舅又来了,托我大姐夫帮忙买些砖头回去盖房子。他拿出用报纸包着的一千来块钱,一叠子10元面额的纸币。钱是旧的,也不整齐。姐夫在桌子上把钱理好,桌上竟落下不少霉灰。我心想,这钱大舅和舅妈该是攒了多长时间!

大舅不识字,手却很巧。支起木架,一组绳子,拴着砖块,交替编进柴草。他编的草帘平整,坚实,不透风,帘子边收得也很干净。除了用稻秆编草帘外,他还到河边割些荆条回来编,这种帘子结实耐用还抗风。舅舅干活的时候照例不说话,只有拿起柴草和编草帘的沙声。我在一旁看,也不说话,但并没有用心去学。

有次,妈妈从生产队劳动回来,悄悄问我:“跟舅舅说啦?之前他盖房借我们家的钱什么时候还?”我回答说:“问了。舅舅没吭声。”过了会儿,妈妈说:“明天你再问问吧。”第二天,我告诉妈妈,又问了舅舅,他还是没吭声。

其实,我压根一次都没有问。白天舅舅一声不响地编草帘,我只在边上了一声不响地看,我也不知道怎样开口问。

40多年过去了,如今我常想起那时沉默的舅舅和沉默的自己,想着生命中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,究竟如何才能开口。



收获

陆冠京 摄

新书速览

打通科研最后一公里

——读《中小幼教师如何做好教科研》

■操太圣



《中小幼教师如何做好教科研》
刘大为 著
南京出版社
南京出版传媒集团

长期以来,在指导中小幼教师做好教科研的过程中,我们一直非常强调逻辑性和系统性,在“是什么”“为什么”上花费了较多的精力,在“怎么做”层面上我们也颇费心思,不断寻求新的突破。此次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大为博士带来的新书《中小幼教师如何做好教科研》,则将“做”更加具体化,致力于解决教师科研最后一公里的难题。

作者刘大为曾在洪泽东双沟小学和杭州市天长小学工作过十年,也有在初中任教的经历。2013年,他博士毕业后赴南京晓庄学院任教,先后担任过陶行知研究院、幼儿师范学院副院长,后又赴南京市雨花台区教育局挂职。

正因作者在基础教育领域有着丰富的从教经验,他能够理解基层的教师们需要什么什么样的教科研指导;而刘大为在高校任教期间科研成果产出丰硕,形成了系统的科研思维、方法与路径,如此,他兼具供给侧的能力和需求的心理,写出一本符合中小幼教师需求的书也就在情理之中。

本书以问题解答的方式分别阐述了“如何写好论文”“如何写好课题”“如何写出专著”等问题。

在“如何写好论文”中,他分别从“如何定好选题”“如何选择期刊”“如何写作”“如何投稿”“中小幼教师能发表SSCI论文吗”五个层面做了解答。在选题上,本书从新颖、前沿和持续三个角度探讨了如何选题,兼而论述如何做好文献综述,确保选题有价值。这对中小幼教师的选题很有帮助。而他期刊定位、风格和内容研究,对假冒期刊的甄别、对期刊投稿方式的选择等,是以往教科研指导中很

少涉及的,可谓为广大教师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。在如何写作上,他以自己撰写发表的教科研论文为案例,辅之以其他学科的学术论文,这种现身说法极具借鉴价值。

在“如何写好课题”中,他以自己申报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、江苏省社科基金、南京市社科基金和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基金为案例,对研究综述、价值意义、研究目标、研究思路、创新之处等层面进行详尽的分析,为我们提供了参考的范本。除此之外,他还分享了自己设计专著框架等方面的经验,在这一过程还为广大教师普及了奖项基本知识,也有助于广大读者将来能够有的放矢。

简而言之,这是一本极具指导意义的教科研工具书,我认为,它打通了教师科研的最后一公里,解决了教师在教育科研“成果表述和呈现”领域的部分难题。它没有理论的说教,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丰富的经验总结,所以它不仅对广大教师有价值,甚至还能够为教育学的本科生、硕士生提供科研入门指导。

(作者系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